



夕
阳
美

◎ 吴有涛

时间的界碑

◎陈二适

石阶在树影里生长，
四季有了依靠

我们数着青苔的斑点，
像月亮数着星辰

风突然停驻，慢慢地
观察

一只松鼠把寂静咬成
两半

蝉鸣从枝头滴落
漫过海拔六百米的界碑
你如玉树临风，指给我看

峰峦叠嶂的高度

云在揉碎自己的形状
像我们背包里，渐渐
融化的盐粒
散开，又成了雪白的
结晶

紫琅
诗会

阅读，点亮童年的灯

◎张汝琳

晨光漫过窗棂，轻抚着孩子们摊开的书页，墨香与晨露一起蒸腾。凝望他们被文字点亮的眼眸，耳畔总回响起杨校长那句箴言：“语文的根扎在阅读里，而阅读的魂，是要把孩子渡向养育他们的水土，再引向星辰大海。”作为语文教师的我，带着孩子们从方寸课本读到江海烟火，再望向浩瀚未来。

读课文：在字句间播下语言的种子

课文是语言的摇篮，更是情感的初乳。海门的孩子枕着长江涛声长大，我便带他们品读《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》里落叶“熨帖”地贴合地面的温柔——这多像青龙港退潮后滩涂上细密的纹路；读《那一定会很好》中种子破土成材的蜕变，孩子们脱口而出：“张謇爷爷的棉籽也是这样倔强发芽的！”

学《守株待兔》时，有孩子扮作等兔的农人，突然挠头说：“他像不像守着滩涂等江鲜的渔人？”全班哄笑中，寓言的道理在江风里落了地。精读《曹冲称象》时，我们带着黏土到江边，用浪花拍打的小船模拟浮力实验。当木船在潮水中起伏，孩子们争辩着水位刻度的变化——文字成了撬动思维的杠杆，而长江水是最好的教具，将课文里沉淀的时光与乡情紧紧勾连。

读家乡：在江海烟火里认取血脉的根

也曾执教语文的杨校长常嘱托：“课堂之‘语’须与脚下的水土相认，方成有魂的学问。”

循盐运河，触摸历史

脊梁。学完《赵州桥》，我们直奔余东古镇。当孩子们的小手触到运盐河畔青苔斑驳的桥墩，子渊轻呼：“课文里‘坚固’两个字，原来是石头凉凉扎手的感觉！”在盐码头遗址，他们围着背负盐袋的劳工雕塑屏息凝视，一诺在日记里写道：“盐民脊梁弯成的弓，比课文里的比喻更沉重”。翻开《海门名人传》，少年张謇在青龙港码头遥望江轮的身影，让孩子们懂得“实业救国”不仅是课本铅字——百年前那个冒雨疏浚河道的背影，早已拓印在家乡的血脉里。

品岁时风物，唤醒舌尖乡愁。结合《二十四节气歌》，春分日我们蹲在试验田记录燕影，秋分时丈量稻浪。当读到“冷蒸飘香”的民谣，便买来青稞制作的碧绿冷蒸带进课堂，孩子们舌尖品着清甜，笔下流出“原来‘麦秋’的香气，是土地写给天空的诗”。端午前夕，教室里飘起粽香，便带着孩子们用方言吟诵《离骚》，梓晴更是将奶奶裹粽的苇叶压进书本：“我要把长江岸的苇香寄给未来的自己”。于是，乡愁成了文字的渡口，每一次惊叹都成为他们穿越时空的摆渡。

溯蓝白印记，传承匠心基因。在叠石桥家纺博物馆，孩子们指尖抚过靛蓝纹样，听老师傅讲“浆染留白”的智慧。语涵在习作里惊叹：“《一幅名扬中外的画》里汴梁的繁华，竟也藏在咱海门的一匹布里！”当文字浸透乡土的血泪，家国情怀便有了滚烫

的温度。

读未来：在星空与潮声中伸展翅膀

少年的目光应当投向比江轮更远的航道。读《海底两万里》时，鸿奕指着青龙港遗迹喊：“鹦鹉螺号当年若来长江，定会停泊在这里！”讨论《三体》中的“黑暗森林法则”，孩子们在争论着：“若张謇先生遇见外星文明，定会先送他们一包大生厂的棉纱！”

我们读《昆虫记》，便会联想到江边可以做“潮间带观察站”；读《苏菲的世界》后，孩子们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信：“未来的我，可还记得通吕运河的桨声？”校长曾在教研会上说：“文字是舟楫，渡孩子驶向人性的深泽与格局的天地”。当有孩子将《我妈妈》中的“妈妈像北斗星”绣上蓝印花布书签，我蓦然懂得——所谓未来，不过是让孩子带着乡土赋予的光，去照亮更远的航程。

暮色漫进教室，合上的书页余温犹存，在夕照里泛着微光。那些从文字里萌发的力量，正汇成一条无声的河——它从课文的溪流出发，将童声化作摆渡的桨，漫过盐运河的堤岸，终将奔向星辰的海洋。杨校长说：“教语文，是带孩子用文字丈量生养他们的水土，再以心灵反哺这片土地。”而我何其有幸，能陪他们从一字一句的微光里，走进江海交汇处的永恒辽阔。

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愿每一本浸润乡愁的书都成为孩子生命中的灯塔，永远在书页翻涌的浪尖上亮着指向晨曦的航灯！

灯下
漫笔

三地观荷

◎韩明飞

盛夏，临水藕荷香。这得益于本市开展国家森林城市与生态园林城市创建，林地绿化扩充，增园拓景，不少水域广植荷花，“六月花神”纷纷下凡来。记得有一年，《江海晚报》在头版专门公布一张通城赏荷导游图。纳凉、休闲、散步、观花，尽是夏日佳处。

南公园的荷花塘临路，路过侧头便见，既然权威媒体发布推介，如同名人荐读好书一样，总得专程看看。数亩方塘，一路带两堤环抱，极规整。路当年也是堤，连接东公园与西公园、桃坞路。正是农历七月初，荷叶重重叠叠，花苞、花朵、莲蓬相继闪烁其间。塘边无任何障碍物，立在堤岸边，一眼览尽，可我还是凝视许久，似乎要看出个子丑寅卯来。旧迹了无，思绪绵长。要追溯南通城植荷的历史，我想张謇先生堪称本埠公共植荷第一人，这一塘荷花的前驱们就是见证。20世纪20年代，张謇先生在唐闸镇建成公园后，又在城中建了“五公园”，按地理方位分别以东西南北中冠名，并在水中植荷花。先生赏荷，吟诗颂荷。所思所为尽在开风气之先，兴城兴邦，造福桑梓。

那时，堤岸两边还栽有桃柳，从春到夏一派好风光。荷塘南临园中古建，内有“千龄观”。相传张謇先生为胞兄张謇祝寿，应邀赴宴的地方耆老年龄相加超过千岁，故名。荷花是被称作活化石的古老植物，张謇是农历九月生人，其时荷花谢了，有莲蓬献瑞。

荷塘周边石驳如壁，人不得下，真应了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那句名言“可远观，而不可亵玩焉”。相邻的南公园桥上人来车往，匆匆走过时光，面对这一池荷花，时光也是过客。

女儿的住房在城市嘉苑，与曹顶纪念公园一路之隔，园中也有观荷打卡地。那天带小外孙女儿去看荷花，还特地先绕到曹公祠，瞻仰了曹顶提刀立马的塑像。适逢农历初一，敬香人潮已退去，曹顶墓前香炉中余火明灭，淡烟轻袅。曹顶在本地民间永远是神一般的存在。跟小外孙女讲曹顶故事，我没有遵从史实，而是把从祖父那里听来的民间传说讲给她听。说倭寇如蝗虫般卷来，曹顶手持切面大刀迎敌，忽然一阵风吹过，曹顶顿觉豪气万丈，挥动大刀，只见倭寇人头纷纷落地。原来他的大刀得了仙气。落了一地的倭寇人头就埋在倭子坟里。美国著名学者威尔·杜兰特把发动战争比喻觅食方式，倭寇的“觅食”更是惨无人道。没有这些民族英雄挺

身而出，民何以堪？能有神人在危难之际将作恶多端的歹徒一扫而光，何等解气痛快！

曹顶纪念公园里有人在吹奏中音萨克斯，声音深沉浑厚。荷池在公园中心，南面连廊，背负轩室，有曲桥穿池而过，桥栏面宽如凳，可坐下来亲近荷花。池中红蕖居多，花瓣尖挺，池边缘混生菰蒲苇草，带几分野气，雅俗一池。一个老哥走来，见小外孙女用苇草玩“钓鱼”，有意逗她。他也是本地人，聊到曹公祠，他说小时候跟他奶奶到祠堂里敬过香，曹顶坐像是尊彩塑，威而不怒。祠堂已成历史，两棵银杏树犹在。南眺海港引河滔滔流过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它为南通和国家载过多少财富？狼山港虽已搬迁，可它依旧默默地用清澈的水流润泽通城。

被称为“濠河十景”之一的“启秀风荷”，送荷到我家门口。发小为服务第三代，长时间在上海生活，一日回乡看看。夜间，我约他到“启秀风荷”散步。这里非池非塘，荷花生长在南濠河延伸段最宽的水滨，对岸是南通大学医学院校区。亭轩顶上、河堤、栈桥两侧，披挂、镶嵌着各式灯带，与水中的倒影相映生辉，九孔启秀桥呈波浪形，被黄色光带装饰得十分迷人，犹如金龙腾水。不远处，电视塔上的探照景观灯在空中扫来晃去，光带不时变换色彩。初秋了，栈桥两侧的荷花盛期已过，在灯光渲染下，碧叶丛中仍然可见雍容的花朵。我俩漫步于栈桥上，发小用手触碰荷叶，深有感慨地说，想不到家边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！

水面不时有夜游的龙船或游艇驶过，河心亭里老年合唱团正练唱《在灿烂阳光下》，“从小爷爷对我说，吃水不忘挖井人……”男女分四声部演唱，激荡我们的心，仿佛又回到童年。

岸边有紫红柱黛瓦的轩廊，入口处集本埠清代诗人范国祿的诗句作楹联：“香花浑一片，圆叶不分波”。轩后壁镶嵌石刻作品，中间是李方膺的《荷渠图》，两侧为本市书法家秦能老师书写的《放舟观荷》，张謇先生的诗作：“菡萏盈漫南苑水，葭莼纵横浩波天……”徜徉其间，荷风习习，含英咀华，油然想起一句宋词“素月分辉，明河共影，表里俱澄澈”。

这里是我的“近水楼台”，我是它幸福的常客。年年在三五枚青钱浮水的盼望中，看到荷叶婷婷摆风；再从荷花开遍夏秋的日常夜色，看到枯叶断茎霜雪。荷风花韵藕思涵养了我一年又一年。

玉兰
一瓣